

東遠飯店

菜中西日

菜	西	中	日
燴炒海白素菜	燴炒海白素菜	燴炒海白素菜	燴炒海白素菜
黑菜水餃	黑菜水餃	黑菜水餃	黑菜水餃
油鴨肝雞魚湯	油鴨肝雞魚湯	油鴨肝雞魚湯	油鴨肝雞魚湯
水四派雞菜白炸	水四派雞菜白炸	水四派雞菜白炸	水四派雞菜白炸
吹辣絲腿汁	吹辣絲腿汁	吹辣絲腿汁	吹辣絲腿汁
雞牛生湯	雞牛生湯	雞牛生湯	雞牛生湯
雞牛生湯	雞牛生湯	雞牛生湯	雞牛生湯
雞牛生湯	雞牛生湯	雞牛生湯	雞牛生湯
雞牛生湯	雞牛生湯	雞牛生湯	雞牛生湯

東遠飯店房間價目

特等	頭等	二等	普通
連浴連房	連浴連房	連浴連房	連浴連房
八元	五元	四元	二元

牙醫 孫夏民

費鐵臣

診所：南京路香粉弄

電話：中央八五三五

診時：上午十時起 下午八時止

遠東日報

第八十九百二第

(目價報定) (例刊告廣)

鴻康電料行

美國老牌文極司脫手電筒

本行自運環球各國各種電氣物料機器馬達大小掛擺風扇歐美新式光潔不夜天燈各種老牌電燈泡定價較廉低價優待

燈到

又日新汽燈公司

百支每只定價洋金三元

神心道人

立治萬病

復天以... 仙術...

牌老月星

品食種各

玫瑰陳皮梅 蜜製陳皮梅 蜜製陳皮梅

味之素

味之素到處有售

味之素到處有售

迎芳照相館

秋季大贈品

放大價目

冠生園有限公司

梅皮陳製藥

肉牛津菓

時新昌

網緞部

各色時花緞每尺四角五分

油漆

飛虎牌各種新色油漆

請用國貨

時新昌

網緞部

各色時花緞每尺四角五分

時新昌

網緞部

各色時花緞每尺四角五分

時新昌

網緞部

各色時花緞每尺四角五分

華達汽車行

租出夜日車汽新全

本公司特備一九二六年新式亞而司摩皮牌汽車日夜出租

貓王爲衛生里佈
告鼠輩

佈告 本月某日。李術生里主人會開。本里自成立以來。并委派張士鎮守。至今原舉張發。游勝其間。或而夾入米缸。或監視等情。竟少不寡。殊屬可惡。若不委派專員稽辦。此屬快捷。後因張士(胡恒毛)糾集男婦。以丞亮水里張士鎮守之職。當此仰該員等。到會之日。期即與張親奉。再達此令。等語。是月一連於本月某日到該處。除呈報外。合行佈告。仰各該里一體知悉。該該等等領令一律嚴辦。切勿再蹈愆愆。倘有出相。概當究辦。及拉食拉肉等事。一經查獲。定必就地行刑。無外奉領王執法素嚴。決無寬貸。祈自愛。毋始悔。此

我聽家的心理

（丑軒主）
這本報看的是「學生心理」——是頗精確的。我以為讀報和作文——是頗精確的心理以讀一變。這與與報章中印刷的文字，特著其筆時，東抄一句，西剪一斷，弄成笑話。並愁慮不知自撰造句。弄成笑話。

王世貞問題

「便」，就犯「便」大失所望了。一點又三十四分七秒鐘的工夫，劉大照說：他會有一夜在南京路上兜圈子，想和五神神打架。不知那一位，能夠接應過去。差不多要打出後門。他就立刻想找一個便的。

金龍牌

滿城風雨近重陽

在并危殆。其詞彌指。陽歷之雙十方週。時歷之重九又來。佳節
重疊。悲感不盡。各抒其懷。得時情逸致。作那登
高賞菊樂事。託以心緒如麻。無時難離。悉記十二年間之重九
日。正值青大總統正位之初。時遭風潮。前開得滿天風雨。兵戈
至今仍留。九提督兩近京師。用機糧。湊成五詩。
聊以解嘲。今茲之知有今日之盛會。實皆今日之果也。
民國七年十月九日。吳興。吳興。戈仍過池。無端偶偶竟登

不平步丹機圖可。贏得加身榮。

[illegible]

去年今日寒江。轉瞬秋光又
狂。漁歌徧野。誰相問。風舉波

形形色色

耳之所聞。形影色色。頗異橫生。別有奇味。因作形影色以誌之。

是曉諭各處家務。各部座位。大半歸。即不顧而至他。然一般面目

最近的希望

著與姓名好呢。還是別立一號好。作成後的種種，自上至下反覆細看。又暗自喜道。像這種不可多得的可惜稿子。投到小報裏去。未免可惜。『難。況且我投稿的原旨。全在乎名譽一道。要是我把他寄到小報裏去。就是他替他用大號字刊印出來。而傳播石馨之速。恐總不大和報館的能。』他決意把他寄到大報中去。記者按當時他因為熱衷所衝動故而就把手起稿時的思想忘了。

稿子寄出後的種種。哈哈。這篇稿子更是兩天刊出來了。這是多麼的笑話呀。好。俟我再來做一篇。等明天那稿刊出後。貼上把他寄去。

張吳間希望早日會晤。
（開區）

種田人希望早降大雨。
學生們希望早放暑假。
投稿的希望早日披露。

將來的報紙

內容

（區區）

改組內閣。
湘省戰事。
南口交兵。
招生廣告。
暑期補習。
疫病惡耗。

後來實在沒法想。窮極
安花園。去拉了一個空
真正不便。

冰面說：『那你自己不懂。』所以吃了。假使你知道大東東西。或聽他的派道或酒理。都可以去拉。那你就不能於做大頭。並且那真正清潔干淨。再便也沒有。

各有理由的辯論結果。總覺得不便。就公共議決。在南京湖北浙江的月照上設立服務公司。地處極佳。營業一定發達。分男女拉所。門出入。門首設賣菜處。男子大拉每五分鐘五分。小拉一分。女子小拉一例五分。這一邊有人說嫁女了。可是子腳一撇。他們

是措大。現在計劃雖有

期。諸位非猜大。假使猜大。猜上一辦。那是發迷。可操右勢。不
過這發起人。却和諸位同底。可別忌忌。特此附帶聲明。
註 常聽人說。『拉屎』『拉屎』。所以出恭就叫他『拉』
尙位是拉屎。我輩就拿米代替小便。
大頭就是冤。措大就是窮。這叫做縮頭頭。亦可叫做烏龜頭。
。』以其善縮也。
右勢者。比較左勢又高上一層。

大聯珠

好香。固未嘗不受人青睞。因此我
找柳卿。相挽而出。但不得其好者
。則仍鶴立以待。憂形於色。此輩
至應適李進才之飛鋼叉。又頭加

不少。觀畢乃出廳品茗於

以擴眼界。彼欣欣允諾。隨即離
他而去。不久即見披着一綠衣女郎
。並肩徐行於竹籬之傍。軟語低
言。竟如比翼。噫。偶中其相。木
林真莫名其妙矣。

跑馬場生意甚佳。圍觀者亦衆。時
約五六人。中間二女郎。一
大之嗜。余則默生不移。細察來
男女顏色以爲樂。爲十時許。衆
此時適自席上小黑上摘。
輩出頗多迷其色相者。故復舉
茗而再入自由之窟。

小黑妓妹。着黃色旗袍。踏金色
短髮齊額。配以紅活之圓頭

玲瓏。加以珠喉婉轉。起。衆皆爲之色授魂飛。下場。已鐘鳴十二下。

胎夢色。是說所演乃判劍記。惜余
 對此有門外漢。維覺笛聲抑揚斷

0000

愛吾廬筆記

。與一婦狎。越數載將

挽留不從。曰：「哉！君春體。今違別。無以爲贈。有藥一劑。服之可以療齒。無需飲食也。其人服之而行。道逢旅。主人見其面色異常。問之。諱不肯言。主人正色曰：「君必有所私者。已中其毒。不言且殆。其人恐以實告。主人與一藥丸。戒之曰：「服此。入夜必吐。任其吐盡齒腐物。勿以燭視之。及夕。如其言。覺有物。自喉中出。及有聲。逾刻乃止。天明視之。安刀七。卓立榻前。露獲無恙。」

安國虎

。虎負傷狂撲。衆驚奔
衆大驚。亂擊之。虎緊
其以利刃啟虎口而出之

骨已寸碎。季亦暈絕。因舁之赴醫。終不治。月餘遂以創始。

食蟹瑣談



第九到了。大家都要吃披堅執銳橫行無忌的無腸公子。高人雅士盍簪把盞。笑得與致淋淋的時候。還要把他賦入詩裏。謔笑揶揄不一而足。非說他是假充腐士。就指他是無腸公子。可憐的蟹呀。你住得肥肥整整供人家口福。人家吃了你。非但不見你的情。且更從而謔笑你既罵你。你何不幸乃耳。我替你可惜得很。

當我們揭開蟹壳。黃白物分明。黃的膏油紫紫。白的肥肉堆堆。要是我們貪食手裏。眼睛朝他睜着。或是睜了以後。閉着眼睛一思那蟹裏的黃白脂肪。不列強無底處裏塞進去。那覺律就要像中秋節望月的大潮一般。在你喉嚨口翻天掀地滾上湧來之間漲滿了你的三寸嘴。連

(譯不羊)

其雖以供人吃。也要吃肥的食料。捕不講究。蟹捉起了。皆食以野草。因

之蟹的鮮味大減色。而且那團黃白實物也瘦小。吃起來沒了勁。通農人捉了蟹來自己享用的。食蟹的食料。大概是用未成蟹的稻種。取那股本結實的米汁水。蟹吃了米汁水極容易肥。而且其味較一般米香。較普通的蟹美多矣。

飼蟹的食料。最好用雞蛋。這樣珍貴的食料。在鄉人雖知之。要他實行那就難如登天。他們的蟹是不用錢買的。而一只雞蛋他們卻以四五十文錢。所以這樣鮮美食品。祇好讓知此方法的城裏人去享受。

四五兩重的一只蟹至少要飼半只蛋。照我個人的打算。我們要吃一頓鮮美異常的蟹。就可照這樣做。

在今天下午三四時買四五兩重一只的蟹十只。放在一只中號甕頭裏。

青爲止。劈切不可過大。水切不可
漿。傾入甑內。用蓋蓋好。不可透
之水。蛋黃蛋白已不翼而飛。視蟹

鮮美。你吃了包你要 着驢道。「十只鴛鴦一個人要吃的」

▲鬼賭

遼中王某。性喜博。一夜自友家赴飲歸道。經荒郊。忽聞有喝聲。不勝心動。踰之見蓬蒿中有數人。方席地共博。錢注豐美。王政視良久。不覺技喜。便求入局。衆笑而許之。圍棋義作孤注。大勝。乃再又勝。大喜。賭益衆。無何。衆錢俱盡。共請以翌夜約。王許之。再獲資糧。妻欲調。訝其可異。乃告母。母曰。此乃鬼所誘。就脫。翌王

乃欣然告妻。妻不信。因出資以
昨夜博地。則四圍累累。皆荒蕪也。
復夜行。

焦伯健道。那個趙樸香那人道。就是四鄉井平裏。販米昌兒夫的那個。因伐

不禁而燥耳赤起來。但這事萬不可。他便毅然道。此話怎說。難道這我一盼麼。因爲兄弟身體嬌弱。不過

夜。覺得疲力倦。所以今天貪眠不起了。焦伯健平日爲人。頗自重。經他一辯。也都相信過來。料想他必定不是這麼急色的。於是大家閒談一會。已是進夜膳之時。焦伯健隨衆人胡亂的吃了一陣。回到房裏。把衣裳略爲整頓。推說有事出去。離開衆人。悄悄的雇了街車。向四海昇平落子館而來。到了館門。這時還早。覺得門前冷清地。沒有甚麼熱鬧景象。自覺太厭官色。正待回身欲往別處抖抖一圈兒再來。但已被胖太太的館中夥計看見了。便詰問道。大爺今天一個兒一人來麼。焦伯健巴貝敬點。更道時侯太早。那多不道。大家同到更

入坐。那座兒也好前一些。大姑娘不
耶說。我們館裏自請了趙姑娘之後
個不喜歡坐在靠檯邊一些。愈近愈

刻兒這座無隙地了。

(未完)